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後集卷三 四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録後集卷三

宋 朱子 纂集

文彦博 潞國忠烈公

字寛夫汾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位至丞相除太尉以太師致仕

公幼時與羣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温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

甕中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得出識者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聞見後録

寶元中河東闕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章郇公言聞搢紳間說文彦博者磊落有稱呂許公曰恨不識也可名來面詢之明日名至堂上退許公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明年就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趙萊公録

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

價糴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糴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而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東齋記事

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屎為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記聞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為憂問於兩府叅知政事文彦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

彥博為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令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申覆上許之公至貝與明鎬督諸將築距闉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公許之貝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邊穿穴棄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公選取敢死二百命指使將之銜枚自穴入有虞候楊遂請

行遂白軍士中有病欬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外人城中驚擾遂生擒王則閩記

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鄆人也至和中湜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

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記聞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並用文富宣麻之際上遣小黄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議論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相賀黄門具奏上大悦予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彦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古之君用人或以夢卜茍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

人望者具述上語也歸田録

公為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自知愧恥乃薦王安石韓維張瓌皆擢用焉罷籍時為樞使公與之同議省兵汰為民者六萬減廩給之半者又二萬

唐介為御史論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名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副梁公適叱唐公下殿詔送

臺劾之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公亦罷相其後公再入相首薦唐公復名用焉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朝會百官就列既卷簾上暴感風眩之疾僅能成禮而罷巳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上疾又作左右扶入禁中公召内侍都知史志聰鄧保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公怒叱之曰主上暴得

疾係社稷之安危惟君輩得出入禁闥豈可不令宰
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者耶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
一一見白仍命直省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
謹愿及夕諸宮門白下鎖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
不受任其軍令兩府謀以上躬不寧欲留宿宮中而
無名辛酉公建議設醮祈福於大慶殿兩府晝夜焚
香設幄宿於殿之西廡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
殿中者公曰今何論故事也戊辰以後上神思浸清

罷醮兩府始分沓歸第不歸者各宿於其府記聞

熈寧二年公為樞使陳升之拜相以公宗臣詔升之位公下公言國朝樞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曽張知白上卒取禍敗臣忝文臣粗知義理不敢紊亂朝著上從之日録

慶州軍亂二府入議公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静重為先不宜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墜不

舉之處耳王荆公曰所以為此將以去民之害何為不可若萬事隳頹如西晉風兹乃益亂也蓋荆公知公言為已發故力排之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傳為漕頗慢魏公魏公不為較待之甚禮俄公代魏公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

八拜稷不獲巳如數拜之聞見錄

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人辯急初入謁公方坐廳事閲謁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巳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荅是日公家宴内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鎖亦無

從檢按也密劾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奏付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寛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逃出未幾罷嗚呼神宗眷遇大臣沮抑小人如此可謂聖矣聞見録

元豐三年王堯臣子同老言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内外寒心先臣叅預朝政與文富請立英宗為嗣大計遂

定會公來自北都過闕入覲神宗以問公對曰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乞立皇嗣者甚衆臣等雖有請事未果行至嘉祐末琦等卒就大事蓋琦等功也於是手詔中書曰彥博蓄德深厚善不自伐懷此大功絶口不言中外搢紳莫有知者今縁故臣子明其父勲始得本末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遂加公河東永興節度使公復力辭宴餞瓊林輔臣皆預兩遣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有報在不言之語當世榮之

元豐間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參政介之子義問為運判退謂其客尹漁曰先公為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為恨邪當避之漁曰公所為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漁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公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為臺官以言彥博謫彥博亦罷相判許州

未幾彥博復名還相位即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名臣未名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彥博言起叅政判潭州尋至大用與彥博用執政相知為深義問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公門下後薦以為集賢殿修撰帥荆南公之德度絕人如此聞見錄

元豐五年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

大厦曰耆英堂會閩人鄭奂繪像堂中時富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皆年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温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

温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温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會者凡十三人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占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大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其後司馬温公與數公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

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温公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隷于榜曰圴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聞見録

公之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

不能及貫穿古今洽聞强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歸洛西羌首領有温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東坡集

元祐初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名程正叔為崇政殿説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

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

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聞見録

至和中陳執中為相臺官趙抃等言執中無材行不可任歐陽脩亦上書請退執中議久不决左右怪仁宗少遊燕黙有所思焦勞見於色居月餘如此因問上曰陛下得非思代陳執中者乎上曰然左右乃曰代執中者易得耳何至此耶上曰此老子却可慢人久之始用文富代之朝議皆謂得人數日問歐陽脩脩

具以朝議為對上曰彥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為人所中傷今來亦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既而彥博恐不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參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罷之弼亦竟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上所料（南豐雜識）

公謂予言初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絳州翼城縣未赴任有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後得見之且言本有壻為縣

巡檢幸公庇之又曰本非獨奉千亦有以奉助本嘗知其邑户口衆人猾難治因出一策文字皆景跡人姓名其首姓張比公至姓張人事已敗縣未能給正簿尉皆云某等在此各歲餘豈無過失為此人所持幸君之來必辨之矣於是公盡得其姦狀上于州決配之邑人皆悚畏記事

趙槩　康靖公

字叔平應天府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位

至叅政

公與歐陽脩同在館及同脩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及脩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公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公澹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脩甥嫁為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脩時為河北轉運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甥亂上怒羣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汚衊臣與脩

踪跡素疎脩之侍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公亦澹然如平日久之脩終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槩令求出廼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超越奏雖不報時論美之記聞

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改

知審賢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内銓若訥言往

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

以便親宰相謂旦夕為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

蘇州

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

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

甚喜賜詔曰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

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

嘗一日忘也當置座右以時省閱 並蘇內翰傳神道碑

吳奎 文肅公

字長文濰州人舉五經又舉賢良方正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參政

始公少為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不寐者二十餘年 劉貢父撰墓誌

公始對策極論內降恩澤之為蠹政也及在諫官遂專以禁切左右御史有言事非其實者詔詰問從誰受

公對言御史擇於風聞以言事朝廷用之救過失使其擇之不詳朝廷能容容之不能罪之可也若求主名則後莫有以告御史者矣是自蔽塞其耳目也上立罷不問

奉使契丹彼中羣臣為其主加稱號謁公使入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為往非主畏其守義甚重之並墓誌

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魯公曰陰盛上曰誰為陰魯公

曰臣者君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上問公公曰但為小人黨盛耳上不懌

韓魏公嘗云吴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安石心强性狠不可大用後果如所言別錄

張方平 文定公

字安道宋城人中茂才異等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叅政以太子少師致

仕

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頴悟絶人家貧無書常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才也共薦之

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絶以激使其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

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罷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方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勝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勝察以二人之論為出

於姑息遂決計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

元昊叛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闕郡縣無備乃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箭手為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所刺兵二十餘萬人皆市人不可用宣毅驕甚所至為寇自是民力大困

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為恨

元昊叛陝西四路置帥夏竦為總帥居長安不臨邊公為諫官言竦端坐長安未嘗臨敵諸路失律一皆不問有總師之名無總師之實乞據四路敗事加以責罰而罷總帥俾四路帥臣自任戰守之計從之龍川志

慶歷元年西方用兵已六年矣上既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休息耕牧虜中尺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致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

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敕邊吏勿絶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曲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言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十月始請降

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

公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税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税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仁宗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巳户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自陜右用兵公私困乏公言自祥符以來萬事惰弛務

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多門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且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儉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為賢内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吏胥僮僕皆可搆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争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腹為國立事哉此

風不草天下無時而治也 並墓誌

張公安道嘗為予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揺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為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謗曰水到魚行既以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為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鋭之士稍稍得進

漸為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為之動揺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勝矣申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舊俗意雖不喜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為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為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脩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為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横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譏虛為賢下以傲誕為高於

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然予以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二徒見今世朝廷輕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敝也大臣恣為非横而下無由能動其害亦不細也使丁晉公之時臺諫言事必聽已若仁宗中年其敗已久矣至於申公非諸公並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蓋朝廷之重輕則不在此誠使正人在上與物無私而舉動適當下無以議之而朝廷重矣安在使下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可

則從之否則違之豈害於重哉西漢之初專任功臣侯者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賈誼董仲舒皆至死不得用事偏則害生故曰張公得其一不得其二也龍川志

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為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於道詔

促公行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里安能為智高冦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静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冦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名還奏罷蜀横賦四十萬蜀人至今紀之

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閑士馬築堡棄築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户皆逃匿山林公即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魯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為輕舉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備矣

英宗不豫名公賜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墓誌

上將名用介甫公言安石言偽而辨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記聞

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率欲以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少留乎曰退即行矣上亦悵然

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太祖不勤遠

畧如夏州李彞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邉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禄賜寛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而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邉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遠取幽薊自是歳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内徙

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矣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監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並誌

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名二府觀焉公以宣徽使與名衆謂天子脩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

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賢齊大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談叢

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為器邉關海舶不復議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北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

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則社稷之福也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論用兵起獄尤為反覆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為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並誌

宋名臣言行録後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録後集卷四

宋 朱子 纂集

胡宿 文恭公

字武平常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官至樞密

副使

入内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為

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名復故職公

知制誥封還詞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迹連懐
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歐公
撰墓誌
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
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
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
而全其美節朝廷是其言至今行之全上
公謂廉恥之責當先士人功僨之甄宜厚武士邉防偏

裨京師將校年七十者衆其間曾經行陣立功伐一旦下令悉令告老沮立功之心解守邉之體非所以為國養恩也時包拯建此議屢以辭氣折公公論不可奪朝廷卒從公議 胡宗愈撰行狀

皇祐新樂成議者多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髙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

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為間歲公獨以為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為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

公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説南京鴻慶宫災公以謂兩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脩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祀商丘自公始慶歷六年夏

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
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宫陰生於子而極於
亥然陰猶强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
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
陰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内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
以貝州叛公又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易艮少陽
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
泄故陰盛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

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宫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二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即言宜用迭配如初

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二人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卹遂除詳議官同

列退詣公曰詳議欲得人公若欲白上緣是不得柰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負平生之節為之開陳聽主上自擇耳同列驚曰其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涇卒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欲為亂其後斬二人黥四人亂意乃息委公置獄治三司吏不時計度三司使護吏不肯遣公曰涇卒悖慢誠其罪然折支軍情所繫

積八十五日而不與則三司豈得無罪耶陛下以包拯近臣不令置對可謂曲法申恩而拯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而綱紀益隳矣拯懼立遣吏就獄嘉祐六年拜樞密副使羣臣方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若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

利而懸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並誌

上命公爲青詞禱諸陵山川以求儲嗣公上疏仁宗謂漢文帝二年有司請蚤建太子是時文帝巳有元子猶對有司稱楚王吴王淮南王皆秉德以陪朕何爲不豫哉太祖皇帝感昭憲太后遺言捨魏王而立太宗其神武英斷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陛下必待聖嫡然後擬議非居安思危之道願察宗室之賢者立之則儲位定而人心安矣仁宗感悟遂罷祈禱行狀

客有造公者具公服韠板而忘記不易帽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色動呂氏家塾記

公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脩身俟時毋為造物者所嗤燕談

蔡襄　忠惠公

字君謨興化軍人中進士甲科事仁宗英宗官至端明殿學士

范仲淹貶知饒州余靖上疏論救尹洙請與同貶歐陽

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皆坐貶公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記其事四賢謂仲淹靖洙脩不肖斥若訥也其詩播於都下士人爭寫之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政要

慶歴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公以詩賀之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謀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者以其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記聞

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脩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迴避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正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竦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　歐公撰墓誌

御史吕景初吴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墓誌

陳執中叅政公與孫甫上言執中剛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因求出知福州記聞

公為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禮賢勸學除其甚害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

周希孟以經術教授學者至數百人公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

公為文章清遒粹美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曰此待詔職也（並墓誌）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談訓）

王素　懿敏公

字仲儀以父旦遺恩補官名試賜同進士出身事

仁宗官至端明殿學士以工部尚書致仕

仁宗方留情政事思闕得失親除諫官而歐余王蔡相

次進用公嘗言禮部取士不詢采行實顧文辭漫漶

不足以應務請郡國置學擇明師使通知經術稍近

三代里選之法自景徳以來較今内外無名之費數

倍于前請置官三司量一歲所入其用非急者皆省

去之會皇子生議欲因赦百官進官大賞賚諸軍公又言方元昊叛契丹數有所求縣官財用不足宜留金繒以佐邊費一官爵以賞戰勞其議爲公止仁宗御天章閣出手詔問兩府大臣所以興治革獘之方公又疏時政姑息十餘事皆人所難言者王禹玉撰墓誌

仁宗問公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公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帝憮然有間曰惟富弼耳公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廷相富公士大夫皆

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於夢卜矣

聞見後録

慶歷中京師旱公為諫官乞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曰臣非太史然是日必不雨帝問故公曰陛下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也不誠不可動天臣故知不雨帝曰明日禱醴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每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聲曰當禱西太乙宮公曰乞傳旨帝曰

車駕出郊不預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國初以虞非常
令久太平預告但百姓瞻望清光者衆耳無虞也諫
官故不扈從明日特名公以從日色甚熾埃霧漲天
帝玉色不怡至瓊林苑田望西太乙宫上有雲氣如
香煙以起少時雷電雨甚至帝却逍遥輦御平輦撤
蓋還宫又明日名公對帝喜曰朕自卿得雨幸甚又
曰昨即殿廷雨立拜焚生龍腦香十七斤至中夜舉
體盡濕公曰陛下事天當恭畏然隂氣足以致疾亦

當慎帝曰念不雨欲自以身為犧牲何慎也

公言王德用進女口事帝初詰以宮禁事何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即命宮臣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出內東門訖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聞女已出內東門帝

動容而起聞見後錄

知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之費前後日加豐而不知約故輸者益加困而不能勝公為一切裁約之鐵錢惟行於兩川歲加鑄不止故錢輕貨重商旅不行公為罷鑄十年而物價以平利州路饑公遣發廩賑救民得無流徙詔適下而公奏至公為政在便人情蜀人録公所行為王公異斷墓誌

公自筮仕所至稱為能吏既升臺風力愈勁嘗與同列

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爲獨擊鶻名賢詩話

劉敞

字原夫吉州臨江人中進士甲科事仁宗英宗官至集賢學士

直集賢時方議定大樂天子使中貴人參其事公諫以爲王事莫重於樂今才學瀚朝辨論有餘足以增朝廷之光而顧使若趙談者居間臣恐爲袁盎笑也弟舍

人敚撰
行狀

秦州與羌人争古渭州公奏請棄之謂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羌胡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擾邊雖傾國争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糜國財困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咫尺之地時議者不同竟留之秦州坐是應接多事財用匱竭矣

行狀

判考功夏竦薨賜謚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

者有司之事也且婕行不應法令有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䟽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 陳公撰墓誌

知制誥陳丞相以脩注未一月爲言上曰此豈計官資日月耶公謝曰上又面諭曰外閒事有不便當一一語朕也無幾何朝廷從禮院有所詢問禮生擅發印狀以報禮官莫知知禮院事吳充謫罰禮生而坐以出官公奏以謂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司庶府茍且

巳甚稍激厲振作未知如何而充以此得罪豈不傷
事害政請追止前命巳而脩起居注馮京復以言事
奪職公因奏事上謂公曰吳充乃是振職馮京意亦
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耳公奏言自古惟有
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今則不然上慈
仁好諫而中書不務將順聖德之美排逐言者乃是
蔽君之明止君之善必且感動陰陽有風霧日食地
震之變居五日地果震鎮戎軍而都下雪後累日昏

霾太陽色昏濁畧皆如公言公又勸上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以消災變上深納之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公上疏論邪臣正臣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陛下參任觀之呂溱蔡襄歐陽脩賈黯韓絳皆有貞質無流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奸幸之心上悟頗留脩等行狀並

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

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墓誌

奉使契丹公素知敵山川道里敵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都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葢敵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示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敵人不識以問

公曰此所謂駭也為言其形狀聲音敵人益歎服

治揚前守政苛吏民不安公以寛簡附之而民大和及

至鄆月餘境内政清盜賊屏息先是西路久旱鄆尤

多蝗公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

是時士大夫稍矜虚名每得官輒讓衆亦予其恬退讓

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

下至布衣福州陳烈等初除吏亦讓賜之粟帛亦讓

公以為此皆挾偽求名要上迷衆其風不可長乃建

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一以故事舊典為準

是歲將親大祫於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公以禮部兼領名表丞相請撰表公說止之曰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莫不知天子持盈好謙今復加數字既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亦可惜願加深思富丞相不怡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公曰諾退謂子弟曰吾備位近臣

當獻可替否寧得罪權門豈可使主上受虛名而棄實美耶遂上疏曰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神聖孝德盡善極美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有若自矜令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羣起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亦本以重賂厚利羈縻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

足發揚光輝而反累二十年眙升之美章凡四上天子得公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不受公於是忤時相

公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誌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畧皆究知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遂登大位 並行狀

宋名臣言行録後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五至八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五

宋　朱子　纂集

唐介　質肅公

字子方荆南人舉進士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參政

張堯佐者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遂驟遷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羣

牧使介上疏引楊國忠為戒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六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公又獨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公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相位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吳奎觀望挾姦語甚切直仁宗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上急召

二府以疏示之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政此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副梁適叱介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召當制舍人就殿廬草制貶春州別駕翊日改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又明日罷彥博出吳奎而遣中使護送介至貶所且戒以必全

之無令道死名臣傳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甆器帝怪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為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宴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上亦怪問妃曰彦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或云潞公夫人遺妃公不知也聞見録

又晁以道云介貶嶺南將行遣中使賜介金又畫其像

於便殿
潭州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公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湘山野録
改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甞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避如前墓誌
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請還公言路時

潞公再當國亦言介項為御史所言亦中臣病而責大重顧如中復言召之
劉忠肅撰神道碑
至和後仁宗臨朝淵默公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治願時延訪羣下發德音可否政事以幸天下又言賞罰不可以貴賤輕重如孫沔吕溱侈縱宜深責必行則衆信矣論宫禁干丐恩澤其命不由中書此古所謂斜封非盛朝所宜有請裁放後宫冗數罷祈禳之不經者又言士節弗立願委大臣進敦厚忠朴之士

稍抑聚斂文法吏以消刻薄浮競之風墓誌

治平元年召為侍御史中丞英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公言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安樂惟仁治而已願恢聖度廣恩德則為善繼四海蒙福矣

公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之謫者

拜參政公自以進由直道感慨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

義純誠盡公多所獻替用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與同列論政事反覆再三未嘗阿屈于祖宗法有所更近臣有所進退尤極其慎雖在帝前必究切辨析要是非之歸未嘗反顧帝于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神道碑

王荆公與公同為參政議論未嘗少合荆公好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荆

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公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筆錄

公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野錄

熙寧初富公弼曾公公亮為相公與趙公抃王荆公安石為參政是時荆公方得君鋭意新美天下之政自

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呂誨范純仁錢顗程顥之論尤極詆訾天下之人皆目為生事是時鄭公以病足魯公以年老引去公屢爭于上前不能勝未幾疽背死趙少師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明仲老彦國病子方死閱道苦也筆録

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事官鈌衆皆以介直處

之神宗以其有直名故卒大用然居政府遭時有為少所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

孫參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公與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荅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于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媿耳 筆録

趙抃 清獻公

字閲道衢州人舉進士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參

政

公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

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

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蘇内翰撰神道碑

以母越國夫人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

里為孝悌處士孫處為作孝子傳

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

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絶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其徳故言事雖切而不厭

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修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修者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謟事權要傷之者衆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以復安

知睦州睦歲為杭市羊公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
茶地公奏蠲之民至今稱焉
陳升之除樞副公與唐介等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
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
補外
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
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
事有不應例柰何公曰舍大名則郡不服矣即往視

之昌朝初不恱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
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
其事奏言河朔嵗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寛其罪以俟
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
不虛得矣
為參政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副
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
小大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

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並神道碑）

荆公初參政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公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荆公默然（邵氏後録）

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選擇遣大臣爲蜀所愛信者皆

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朕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上大喜神道碑

公初任成都攜一龜一鶴以行其再往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馮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呂氏家塾記

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

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神道碑南豐集有趙越州救災議

熙寧中以大資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集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者記聞

韓忠獻之守安陽人將鬬訟輙自止曰吾非畏汝愧見
侍中耳郡幾無事趙清獻再守杭天下劇郡清獻從
容為之其政本於孝悌然不嚴而肅民不敢犯議者
謂二公治民雖西京所稱循吏不能過也家塾記
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拜手以告于天不
可告者則不敢為也聞見録

吕誨

字獻可正惠公之孫登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

官至御史中丞

公幼孤自力為學家於洛陽性沉厚不妄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温公撰墓誌

治平元年孫覺過余言曰聞臺官以數言事不用相謂言小事不足決去就當共爭濮王事不聽則決去葢是時知雜御史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與諫官司馬光數論孫固庸回王廣淵姦邪不當用其言愈切而用之愈堅事如此類者甚衆凡臺諫官言入輙以進

呈訖寢之時人謂之訖了范純仁言臺吏亦為之沮赧每白御史曰某事又訖了也葢執政方恃權欲一切以阻言者而言者以不能塞職為愧且憤故相約如此覺語余時正月初五六間也後數日果聞臺官論濮王事甚急至上元後誨等疏已七八上不聽遂皆納勑告求罷去家居不復供職而執政方密啟令禁中自定議尊濮王為皇是月二十間天章閣賞小桃因以勸太后太后有酒所卧閣中内臣高居簡蘇

利涉從上至太后榻前拜以書一封進太后求一押字太后酒未解不知書所言何事遂從之既而書出乃太后命中書尊濮王為皇等事明日遂奉行太后始知京師諠然下至閭巷亦以為不可太后力爭不已二十二日乃下詔罷濮王稱皇等事范純仁等欲起供職公曰稱親猶為吾徒言不用也遂以前後所上九疏乞付中書求去而誨等遂皆絀矣葢自至和以後仁宗在位久熟知人情偽與羣臣才性之善惡

故雖委事大臣而聽用臺諫官廣開言路使耳目無壅蔽大臣有不法者輙去之故任事者雖專亦不能自肆治平初英宗即位多不豫任事益專始欲快意因用王疇為樞副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遂黜公輔為滁州團練使知制誥祖無擇亦封還詞頭又罰無擇銅三十斤而制遂行是時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臺諫不留一人京師為之語曰絕市無臺官其弊至此然人主猶采物論朝廷正人未盡去公

議有所屬言事者斥逐相望而後來者其言愈厲至濮議執政議稱王為考是也遂欲稱王為伯陋矣葢兩言者各卒其私意而不知考據於載籍皆不學之過故各有得失然爭論至於紛紜連年洶洶者葢由言路不通故如此皆執政自用好勝激之使然也南豐

雜識

公以追尊濮園事擊歐公如曰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者凡十四章具載奏議

中司馬文正作序乃首載歐公諫臣論以為誠言文正之意以獻可能盡歐公所書諫臣之事使歐公無得以怨懟抑以歐公但能言之獻可實能行之也不然獻可排歐公為邪反以歐公之論序獻可之奏又以為誠言可乎歐公晚著濮議一書專與獻可辨獨歸過獻可為甚矣邵氏後錄

權御史中丞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王安石朝野稱其材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為不然

居無何棄衆任已厭常為奇多變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静之理上遣使諭解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 墓誌

介甫初參政神考勵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賛引時公任御史中丞將對于崇政殿而司馬

公為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趍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路並行而北温公容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温公憮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温公曰與公素為心交

茍有所懐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不善之迹似傷匆遽或别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茍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邪語未竟閤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温公退自經筵黙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説既而搢紳間寖有傳其章疏者往往竊議其太過未幾變更祖宗法專務聚斂百姓騷然然後前日之

議者始愧仰歎服以為不可及而公終緣兹事出知鄧州温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吕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劉諫議集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甚微嘆其不可及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吕誨彈章有曰外示朴野中懷狡詐聞見録

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非秪憚跰躃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葢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之病也温公康節日就卧内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托温公以墓誌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

可為君實勉之溫公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迴莫敢書其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囑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小人蔡天申厚賂鐫工得本以獻安石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獻可忍死謂溫公以天下事尚可為當自愛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溫公甍獻可之子由庚作

輓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

彭思永

字季長吉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權御史中丞

公為侍御史極論内降授官資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宫亟上言不宜濫

恩以益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參政缺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為節度使公抗疏極言至曰陛下行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為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内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諫官吴奎等為上言其忠上怒解

為荆湖北轉運使至部奏罷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

公曰衆民取賞吾不忍為遂無所獻

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濮國大號復有稱親之議諫官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為疏極論其事英宗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並明道先生撰行狀

又伊川先生集代彭中丞奏云濮王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嫡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

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太王凡百禮數必皆稱情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矣

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欲援公為助乃曰公嘗言之公亦謂帷簿之私非外人所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謗言一興而人以為信且其首為濮園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執政以之奇所論寘昧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來三問而公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甘重謫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國家計翌日降授給事中知

黄州行狀

公年八九歲時從尚書出官岳州晨起將就學舍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即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金邪吏歎駭而去

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樓于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為翫客有墜其一于袖間者公視之

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

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于地衆服公之量

嘗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為每謂人曰吾不為他學但幼

即學平心以待物耳又嘗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

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

范鎮　蜀郡忠文公

字景仁成都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

内翰

公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置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恥舊風遂絶司馬公作傳

召試學士院詩用采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

姥讀霓為入聲謂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憤鬱而公處之晏然不辨

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以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

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蘇内翰撰墓誌）

葬温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綉珠玉以紓國用從之

文富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虚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

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禁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係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于此者乎

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爾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慄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凡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朝

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内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貳事以上春秋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袷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

英宗即位中書請追尊濮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于昭帝為孫光

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則其失非特宣光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

安石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

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一人坐市賈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吕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柰何更以為比乎後上言臣言不行無顔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為賞罰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

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

公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

名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慙而退

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録其言存没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敢爲言者雖顔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禄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温公同

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葢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先是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鎮以論新法不合得罪一旦先帝棄天下其可因以為利乎故公卒不為元祐二聖一起

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攷正公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凡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

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訪求真黍以定黄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既致仕請大府銅造樂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竒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奬以樂下太常公作東齋記事曰君實子莫逆之交也惟議樂為不合往在館閣時決於同舍同舍不能決遂弈棊以決之君實不勝乃定其後二十年君實在西京為留臺予往候之不持他書惟持所撰樂

論八篇示之爭論者數夕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予不勝君實懼曰大樂還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豈所見然耶將戲謔耶抑遂其所執不欲改之邪俱不得而知也是必戲謔矣

公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五入翰林四知貢舉凡朝廷有大述作有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羣相目曰

此長嘯公也墓誌

東坡云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蔕於心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李廌談記

公論性曰豈有生為此死又却為彼盡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程氏遺書

客有問迂叟以今世之勇者叟曰有范景仁其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拽九

牛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匹夫之勇爾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内者也自唐宣宗以来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悖叛無異而景仁獨倡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冒不測之淵無勇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能之乎禄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

可冀猶戀戀不忍舍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溫公作傳

熈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盖相得懽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

略則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益二公用舍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

英宗時論濮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

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

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

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墓誌

宋名臣言行録後集卷五